

New Maximalism

新极繁主义

极简和极繁并非对立,而是本就存在的,月亮的两面。

撰文 Silvia Bombardieri



想当年布料还是稀缺品时,但凡用料过度或有欠实用的做法,都是把多余布料当作了可支配收入,一种地位财富的象征。它们包括翻领、袖口、衣领、轮状装饰、各式褶皱,当然还有褶裥。正如Thorstein Veblen最早于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所写:“为了博取声望,就必须挥霍。”而要是某人的服饰不仅多余,而且缺乏实用性,那他们的声望就会更下降了。“如果服装除了显示穿戴者有足够的财力随意挥霍,同时透露出她或缺没有谋求生计的必要”,也就是说他们不必从事体力劳动,那么服装“体现社会价值的作用就大大增强了”。120年后的今天,我们所谓高定服装在很大程度上依旧符合Veblen的概述。只要不影响日常走路,服饰的实用性并不是问题,当今的高定时装更多是精心设计的极繁装饰和手工技艺,它对许多人来说是一场视觉盛宴,但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这种乐趣。

然而在批量生产和全球化时代,布料本身已经不再奢侈。尽管多数人仍然无法体验高定之乐,其核心所在:“极繁主义”哪始未能在生产过程中彻底摒弃出优雅和讲究。繁复之风也渐渐渗入了许多成衣系列和大众服饰。它作为一种象征也在不断发展,在当代时装界,多面料装饰和简约设计一样可以彰显或隐藏人的身份地位,因为昂贵或廉价的服饰都可能使用这两种风格。尽管繁复和简洁都不再是地位的象征,但这两种风格依旧拥有共通之处:如果理解极繁主义在时装界的意义,那不妨把它看作极简主义的对立面。目前在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T)博物馆举办的“极简主义/极繁主义”(Minimalism/Maximalism)展览的正是这项工作。展览将持续至11月16日,它将引导访客回顾历史,重新审视复杂与简约这两种风格的兴衰。从1960年代的单色迷你裙到1970年代迷幻浮夸的长裙,从1980年代的Gianni

Versace再到1990年代的Helmut Lang……而最近一次的象征,应该是Phoebe Philo离开Celine的消息。这一次象征了极简风潮的落幕。如果说极简主义是理性,那么极繁主义就是夸张,它们是代表逻辑的太阳和代表情感的酒神之间无休止的角力。但与其说时尚在两个极端间的摇摆是一种本能反应,不如说它是一概是时代的产物,是一段时期内人们对理性或夸张的需要。如今不仅是在时尚界,极繁主义也成了整个创意领域的热门趋势。尽管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的展览不偏不倚,但伦敦当代艺术学院(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举办的另一场“简单即极繁:极繁主义艺术与设计”(Less Is a Bore: Maximalist Art & Design)直接用标题点明了这一再度流行的观点。该展览将于9月22日开幕。此外,1970年代为肯尼迪音乐传记片《火箭人》(Rocketman)由Taron Egerton扮演Elton John,影片凭借夸张的

烂的场景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奇幻盛宴。不过时尚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更具预言性质。凡是紧跟潮流的人们都知道,这种从简单到夸张的转变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连语义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基本”(basic)一词带上了贬义,“厚重”(chunky)则成了精心加意的代名词。如果Philo在发布2018年早春系列后离开Celine代表了极简主义的式微,那么至少在Alessandro Michele接任成为Gucci创意总监并发布2015年秋冬首秀时,极繁主义就已经开始慢慢崛起。在后来的2019年秋冬在内的所有时装周中,Gucci新款都参考了大量作品,充满了戏感和细节。在许多人眼中,这不仅意味着Gucci重新发明了“对繁”的造型,也是品牌对极繁风尚的认可和支持。或许Michele已经成为了新极繁主义的领袖,但他绝不是个例外。Nicolas Ghesquière担任Louis Vuitton创意总监后推出的第一个系列可以追溯到2014年秋,其2019秋冬系列也延续了冗繁之风,他对Nicole Phelps的一句话还是以为自己正在:“当年我刚来这里的问题是:‘Louis Vuitton难道只关心基本的东西吗?’”如今5年过去了,他知道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当下的极繁主义是怎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可能会有人推测这是因为我们缺乏欣赏的成熟和精英之美所需要的耐心。极繁主义则给人一种压迫感和不确定感。未来不明朗时,我们会囤积各种东西。如今,比起逐渐黑匣式极简而舍离,混乱显得更吸引人。想想正陷入困境的美国人,想想英国品牌面临不同困境时的反应。Burberry将繁复又充满对比冲突的2019秋季系列命名为“暴风雨”(Tempest)。Molly Goddard在对传秀上推出了标志性的超大号喇叭,在秀场周围布置了风力机吹动模特裙子的,还在前帘宣传模特出场模特形容为“在风暴中行走”的女性,当我们选择极繁主义时,我们欣赏过度繁复的设计所带来的乐趣,喜欢它所蕴藏的快乐主义精神,但我们的这一选择却指向往往还是出于一种不释的快感。这就好像面对将来的厄运时,我们用衣物包裹住自己。这种选择让我们感到安全,能够在穿越未来涉足的未知时保护我们免受极繁主义给人的印象通常是无忧无虑,令人愉快的,但它也会让人感到沮丧,尤其当年轻一代设计师和消费者都开始拒绝接纳它时。伦敦时装周吉安·范·德·梅尔

本期: Pierpaolo Piccioli即将上市的新
Moncler Genius系列系列大片。
封面: Louis Vuitton 2019秋冬女装系列。

三色色会让穿长裙的人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如果我们的声音无人聆听,穿着Balenciaga Triple S厚底运动鞋的我们可能会醉,或者更糟一点,我们会跟着Prada 2019秋季时装周上的Monolith超大号厚底军靴起舞,那靴子上还配着Prada的尼龙袋呢。我们不该低估极繁主义的战斗精神,它既保护了我们,又激励了我们。有人可能会认为Tomo Koturni在纽约时装周的首秀是2019秋季时装周最精彩,而这位设计师接受(Vogue)采访时曾用“极繁主义”来形容自己的设计。他这些作品的部分灵感来自自己故行为艺术家,才华横溢的叛逆破坏分子Leigh Bowery。本来意图很强,无法掌控,既然可以既狂妄,我们又何必那么懂事呢? Bowery就不是个“明事理”的人,然后又当然了,他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潮流偶像。Richard Quinn 2019秋季系列中有一直拖地亮晶晶礼服,晚礼服内还配有乳胶紧身衣,许多读到这篇报道的记者都表示自己想到了Bowery那些打破传统的装饰。

尽管极繁主义是为吸引他人,吸引旁人的注意力,尽管它背后的心态可能不那么心平气和,但我们不能忘记一点:色彩和造型的极繁主义是暴风雨后的一道彩虹。极繁主义吸收了极简主义丢掉的东西,它丰富多样,愿意包容各式各样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里,极繁主义象征着对异类意见的支持,对毫无遗漏发现一切、容纳各种不同的美的赞赏。以Pierpaolo Piccioli即将上市的新Moncler Genius系列为例,这是与Liya Kebede的可持续发展品牌Lemlem合作的一个系列,既融合了Piccioli华丽不朽的风格和以高定为主的做法(喜欢他在Valentino作品的传记都很熟悉这种风格),又使用了传统埃塞俄比亚图案和Moncler标志性的高性能涤纶尼龙面料。当“过度”成为一种美时,再过度的东西都不能算是过度,极繁主义成了新极繁主义的最高成就。当下极繁主义新颖的地方在于,即使极繁主义是只面向少数人的壮观奇观(那些礼服要到明年1月才上市,价格还没公布,但肯定会很贵),它也证明了矛盾冲突是可以和谐共存的。这是对高奢和时尚界跨界混搭的奇谈。极繁主义出现的背后有许多原因,但极繁主义在当下所代表的含义更是如同它本身风格一样变化多端、互相矛盾。或许,这种矛盾冲突的和谐共存,才是对我们如今都迫切需要极繁主义这一现象最好的解释。

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里,极繁主义象征着对异类意见的支持,对毫无遗漏发现一切、容纳各种不同的美的赞赏。

